

永不打烊的解忧杂货店

■沈骏骥

火辣辣的盛夏，一则“知名作家东野圭吾去世”的消息击碎了暑热的喧嚣。这位深耕文坛四十余载的文学巨匠，以最安静的方式悄然离场，留给了无数读者一场猝不及防的道别。

东野圭吾的小说，曾经陪伴我度过无数个与题海战斗的夜晚。他构建的推理世界，让当时身心紧绷的我找回了内心的安宁。从本格推理到探索人心，他笔下的故事自带影视化的质感。

相信每一个喜欢看推理小说的读者，家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本东野圭吾的书。在我的书架上，整整齐齐排列着十几本他的作品。有些书封的一角已经磨出了白色的印子，有些书页泛起了淡淡的微黄。岁月流转，日月如梭，即使淡忘了里面的情节，那种初读时内心的悸动却依旧清晰如昨。我顺手从里面抽出那本《解忧杂货店》，有别于《白夜行》的压抑与苍凉，不同于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的理性和悲壮，它是东野圭吾众多作品中最独特的一本。

彼时我正站在人生的三岔路口，一边面临着升学带来的压力，一边又陷入了就业的迷茫，未知的前路让我踌躇不决。就是在这样的心绪纷扰间，我走进了这间解忧杂货店。这里没有惊险刺激的破案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只有一个连接着未来和过去的牛奶箱，以及一个个像我一样承载着心事需要找到答案的人。

他们隐去真实姓名，把细碎的烦恼投进了牛奶箱。而杂货店的店主——慈眉善目的浪矢雄治先生，都会认真阅读每一封来信，用最温柔的语言传递着理解与善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，只是缺少一份笃定的勇气。而那封跨越时空的回信，就像一束途中的微光，更坚定了我们选择的道路。

书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小偷三人组为了试探杂货店的店主，故意把一张白纸塞进了信箱。这封信穿越到了过去，被晚年的浪矢先生收到。面对一张白纸，浪矢先生非常认真，他琢磨许久，才亲笔给了回信。在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正因为是一张白纸，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地图，一切全在你自己。对你来说，一切都是自由的，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。”

这是全书的最后一封信，更像是作者留给所有读者的一封信告白信。人生多磨难，我们总会面临着诸多选择，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方向，未来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我始终相信，能写出这般通透治愈作品的人，内心始终怀着感恩与慈悲。当我鼓起勇气奔赴热爱的行业，却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屡屡被拒之门门外时，我总会想起浪矢先生的话，当你是一张白纸时，你才能随心所欲地勾勒你的理想版图，碰壁和挫折不过是你落笔前的停顿，在你的面前有着无限的可能。

暑热终将退去，浪矢杂货店的奇迹却不会随着执笔之人的落幕而消散。那份奇迹和感动，会永远陪伴着我们在漫漫长路上岁岁前行。

星星的心跳

■夏亦璇

想起七八岁时我的夏季，没有空调。妈妈在阳台上铺开凉席，哄我睡觉。她要我抬头数天上的星星，数到一百就能睡着了。我看着星星一闪一闪的，像耳边节奏沉稳的鼓点，再睁开眼就是新的一天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习惯戴着耳机、放着音乐入睡。曲调温柔婉转，人声随着鼓点带我入眠。

十三四岁的我，耳畔总回响着激昂的鼓声，裹着翻涌的情绪，浓烈而直白。夏天的夜晚，山区里小小的人儿抬头就能看到星星，明亮而不刺眼。我和小潘坐在国旗台下，一起吃四块五的桶装泡面——鲜虾口味，蓝色的那种。一桶泡面，她一半，我一半。有时是不知名的小辣条，有时是一块火腿肠。妈妈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，全被我拿来买零食了，我一半，她一半。学校很小，破破烂烂的，操场、寝室与教室之间相隔不过百米。晚自习下课，我们总要在操场上磨磨蹭蹭，吃点什么，聊点什么，直到熄灯铃响，才着急忙慌地跑回去。

回去，我还要写我的数学作业。我写作业的速度和我说话走路的速度一样，用大学同学的话说，有种老干部的做派。那时没有手机，没有答案，没有人能教我如何把已知条件转化成解题的密钥。我只能冥思苦想，等待脑海里年幼的齿轮转够圈数，等待灵光乍现的那一刻，就像苹果树上的苹果随机选中某个有缘人的脑袋，风水轮流转过几回，终于轮到我了。

不聪明的小孩，跟不上大众进行曲的节拍。慢半拍的反应落在天真孩童眼里，只觉得分外滑稽。当我又一次在课堂上被老师的问题卡住喉咙时，我站在座位上，试图用手势掩饰尴尬，感受到周围的空气和我的大脑一样空白。直到小潘以一种极其调侃的语气带回我的心跳：“比啥啥呢，看不懂，她不会。”我终于从十字架上解绑了。

“我不会。”承认自己不会，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。后来遇到许多场面，没有画外音帮我打破尴尬了，但我的心脏铭记了这种感觉。它始终以最快的速度跳动着，输送能量，帮我的大脑转动。虽然搜索结果显示“内存中并不存在”，没关系，这时只需大胆承认：“我不会。”然后的心脏正在为你敲响通往新世界的鼓声，不要抗拒它。

很奇怪，二十岁的我们会信奉“淡淡的就会顺顺的”，将那种无聊而平静的鼓声奉为主皇。我们畏惧失败，期望用极少的时间成本换取世俗的成功，好换来想要的自由。我们一边嘲笑着内卷的喧嚣，一边又在深夜里焦虑思索；一边说“算了就这样吧”，一边又在机会溜走时暗自懊恼。那些“淡淡”的鼓点，像隔着一层棉被的闷响，安全，却也模糊了心的真实形状。

人、人与人，是许多写明了答案也无法接纳的谜题。我们兜着圈绕着弯，期待对方能读懂自己，被现实呵斥后只好夹着尾巴抬着下巴，拍拍衣袖上的灰当作从未跌倒过，然后周而复始，在灯火长明的夜晚，感受胸腔传来时而急促时而沉缓的鼓点。

那些心率飙升的瞬间，都在告诉我：“你在成长，不必恐慌，睁开双眼，就是明天。”

青年说



作者简介：李咏琪，嘉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，平日里热爱自然与写作，相信创作不朽，于文字中萌生。

■李咏琪

暑期档里，周星驰的《功夫女足》固然备受瞩目，但一部宣发寥寥、以八仙过海为蓝本改编的动画电影《八仙》也凭口碑闯入了大视野。于是我们发现，近些年来，中国动画电影不再是假期档期的“添头”，而是逐渐受人关注甚至成为“主菜”。从偶然出现的惊喜，到佳作接连不断地闯入大众视野，“国漫崛起”从一

句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观影感受。这股潮流背后，并非单一因素使然，而是众多独具匠心动画创作者共同完成的一次口碑反转——我们终于看清了自己脚下的文化矿脉，也终于学会了如何用它炼出真金。

最根本的变化，是大家意识到了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座珍贵的艺术宝藏。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历史人物，这些曾经在书本和戏曲里沉寂的文化，被一部部动画重新点亮了。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里那个反叛又落寞的大圣，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里那个对抗命运的魔童，《白蛇：缘起》里伞下的婉转情意，都在银幕上活了过来。这不是简单的题材搬运，而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与自信，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故事本身就足够动人了。

与此同时，动画的创作视野也在拓宽。它不再只是孩子们手里的糖果罐，而是成了更加深厚而温润的文化情感载体。这种转变，在世界的动画版图上早有体现。皮克斯的《寻梦环游

记》把墨西哥的亡灵节编织成一首温暖又忧伤的生命挽歌，让全球观众在笑声泪眼中重新理解了爱、记忆与离别；近些年来，奥斯卡动画的黑马是来自爱尔兰的卡通沙龙工作室，用凯尔特神话展现了爱尔兰独特的文化风俗。这些作品让动画承载了更厚重的人文，也给了中国动画人重要的启示：动画完全有能力成为一面镜子，照见一个民族的心灵。于是我们看到，《长安三万里》描绘的是高适和李白的半生交谊，却托起整个盛唐的豪迈与落寞，许多成年人在影院中与电影中的主角一起感受诗句，共同品味的还有现实与理想隔阂带来的辛酸与苦涩。动画开始谈自治，谈成长里说不出口的隐痛，谈历史洪流中微小个体的浮沉，它终于冲出了“低幼”的围栏，变成了一壶可以细细品味的茶。

有了丰厚的矿藏和开阔的视野，更可贵的是，我们的动画没有选择拿着老祖宗的招牌“买情怀”，而是大胆地让老树发出新枝。中华传统故事不再是旧

事重提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故事新说”。不是给孙悟空换一套衣裳，让哪吒念两句网络梗，就算完成了创新。真正的新生，是让古老的故事内核，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生长出血肉。《新神榜：杨戬》把神话劈开一道口子，塞进了苍凉的废土美学与蒸汽朋克的奇想；《落凡尘》将星宿、织女神话与手绘叙事融为一体，将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转为兄妹相识的感人亲情。李白、姜子牙、白蛇、青蛇……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，不再困于神龛中供人观赏，而是赋予了凡人的困惑、挣扎与选择。这样一来，观众忽然发觉，原来那些听了一辈子的老故事里，还藏着当下才读得懂的秘密。这不是旧瓶装新酒，而是取一捧陈年的酒曲，用今日的清泉，酿出了一坛全新的琼浆。

而这些惊艳的呈现，终究离不开一个“磨”字。这些年，粗制滥造的圈钱之作越来越难有生存空间，观众的眼睛早已雪亮。顶在潮头的，是一个个甘坐冷板凳的工作室。他们用死磕细节

的笨办法，换来了银幕上夺目的光彩。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集结了138家动画公司、4000余名人才，海水特效靠物理引擎与动态算法实现，逼真精准；束缚海妖的铁链为杜绝遮挡和“穿模”，逐帧绑定运动轨迹，耗费巨大。陈塘关大战涉及数百万海妖，饺子导演为死磕铁链细节，将制作时间延长两年。这份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，是团队爆火后未变的匠人之心。时间不会撒谎，银幕更不会，一帧一帧里藏着的诚意，观众都看得见。

回看中国动画走过的这一段路，它的飞跃是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的合力，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变化——我们在文化传承与美学教育上的整体进步。今天的中国动画，已经不再是跟在迪士尼和日本动漫身后的亦步亦趋者，它开始自信地用东方的语法，讲述东方的故事与情感。每一部让惊喜的作品，都是一面小小的镜子，照见的不仅是精彩的故事，更是当下中国的模样：对自己的来处愈发珍视，走向世界的步伐愈发从容。

一朵蒲公英的使命

■李欣颜

都柏林的春天比老家的来得早些。大约四月就脱掉了羽绒服，彼时和家人视频时，他们还裹得很严实。有次出门去超市买菜，惊喜地发现公寓楼下小公园的草地上，不知何时冒出来几枝颤巍巍的蒲公英，还是黄色花朵的阶段。我似乎很久没见过蒲公英了。小时候跟着奶奶去田里，很喜欢摘蒲公英吹。不过，家乡田边的蒲公英茎秆总带着一些毛刺刺的刺，吹出去的白色毛绒也是稀稀拉拉的。不知道都柏林的蒲公英是不是摄影大师拍出来的那种——长着绿油油的茎秆、白色毛绒绒的种子；茎秆亭亭，其表面是如婴儿面颊上新生的柔软汗毛般的细密绒毛。为此我一直静待佳音，想一看究竟。结果，天不遂人愿，一直到六月结课、一直到我坐飞机返乡的前夜，也没看到那几朵黄色花朵变成白色毛绒绒。

在飞机上的那漫长的十几个小时里，无聊到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是好，索性盯着窗外的风景发呆。飞机离开爱尔兰的海岸，灰蓝色的海水在云层下蔓延开去，远处天空的蔚蓝与大海的湛蓝几近融合，只留一长条朦朦胧胧绸缎似的白雾，晕染出天地接壤线。这是整条航线唯一一片大面积海域，此后转坐东航，大部分时间窗外是无边大陆，只在丹麦与爱沙尼亚之间，短暂掠过一小片波罗的海。

天空时而聚集着浓厚的云层，时而又干净得像被擦过一样；那缥缈云朵时而三两嬉戏，时而又穿上深灰色铠甲严阵以待。我们追随着云的踪迹跨越时区，分不清早晨与黄昏。我突然又

想起我没等到的那些蒲公英。也许它们早在我没出门的那几天变成毛绒绒的白飞向了天空，而我再次看到的黄是新一茬蒲公英的开始。不过此刻，学生公寓楼下蒲公英的模样对我来说，或许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在大地上空俯视地面的我，不正是蒲公英视角吗？换个角度想，我代替了我等待的蒲公英飞在空中，这可比等待蒲公英的蜕变有趣多了。

最恋家的人，竟然也像肩负使命的那小小白色绒毛一样，义无反顾地来到世界另一边完成了一阶段的任务。下一阶段，我像一粒刚落地的种子，慢慢摸索着在这片陌生的风里扎根，学会了和总是迟到或消失的公交车打交道，学会了不再和反复无常的天气较劲，任它把我吹得东歪西倒、浇得落汤鸡般，也只当作是一种赶路的方式。学校之外的大部分时间，一个人待在公寓里，那个小小的房间十分“高冷”。记得冬令时节，我总是吐槽它的暖气一点也不热，大声威胁它“我准备换公寓了”。“高冷”的它就这样陪我看过晨曦与落日，陪我听风又赏雨，陪我偷听小公园里的少男少女们深夜的谈心。现在，我重新变成新一茬的蒲公英。夏天已来临，但蒲公英的使命仍在继续。

世间茫茫大，那一朵只有几根细细的绒毛组成的蒲公英种子又是如此小。它们离开母株，腾空的那一瞬间，无论毛绒绒还是毛刺刺，都显得无足轻重。那是它们某种意义上真正的自我，借风飘扬的一路，都是在追寻着自己。风还没停。而我知道，无论落在哪里，只要落地的那一刻还记得来时的风，那就是完整的一程。

“毛毛虫”与氧气机

■缪林翔

母亲将一根长条状的面包递到我手边，以一种和煦而期待的眼神注视我。

“来，这是妈妈给你买的‘毛毛虫’，你以前最爱吃的一种面包。你之前吃过几次，每次都跟我说好吃。吃吧，吃完了再写作业，不要太心急。”她笑得像初春二月刚从云朵里冒出来的暖阳似的，散发出温柔的不加修饰的光彩。

我粗暴地一把推开母亲的手，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瞥了“毛毛虫”一眼。“我现在还不想吃，先不要给我！”接着，我失落的目光又移回满是涂改的数学作业本上。那些密集散乱的数字和方程式母，仿佛有意要与我这个挑战者针锋相对。

“吃一口嘛，吃了再写，就会更轻松啦！”母亲依然把“毛毛虫”面包往我嘴边塞，这一次她似乎是想要喂我吃一口。我不耐烦了，极力忍受着不爆发。

“乖，吃吧，不着急。”母亲的温柔中似乎总带着一丝强迫，好

像我一定要回应她对我的好，她才能够满意。但三年级的我，还没有懂事到那个地步。

“我不吃，不吃，说了多少遍不吃！”我暴躁地从母亲手里夺过面包，一甩手就把它扔到了地上。可怜的母亲骑着小电驴路上。过面包店，给我买来的二十多块“毛毛虫”，就这样成为了沾着地板细菌的食物。母亲懊丧极了，紧皱着眉头。

“很贵的呀！你不吃可以给我吃！干嘛扔掉！”母亲生气了，用一种责备的语气冲我大声说了两句。我不争气的眼泪就这样流了下来，一来是因为有点心疼母亲给我买来的“毛毛虫”，二来是这磨人又复杂的数学题，已让我伤透了心。

委屈之际，我“哇”地一声大哭了起来。看到我哭了，母亲刚才还凶巴巴的神色，立刻收敛了几分，像变戏法似的变为了怜惜的神情。“怎么了呀？题目做不出来就先休息一下嘛，别哭嘛！有什么好哭的，妈妈再给你买就是了。”

于是我在母亲的安慰下，

哭得更加肆无忌惮了，恍若要把我从出生到那时的所有愤懑倾泻出来。“干什么呀，再哭我不管你了，我走了。”母亲悻悻地离开了书房，下楼去给我烧晚饭了，不再顾及我的啜泣。我哭累了，便趴在书桌上，叹着气。叹完气，我重新振作起来，坐端正，聚精会神地思忖下一道数学题。

半小时后，母亲又上楼来叫唤：“儿子，吃晚饭咯！别生气啦，小哭包！”

于是我抄完语文作业的最后几个词语，再站起来，带着初霁的神色，下楼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。白菜泡豆腐锅冒出的腾腾热气，如熏蒸一般温暖我的心。姐姐这时候在师范读书，每到周末才能回来。我们在饭桌上共享家庭的小确幸。

这是我三年级时候的一幕家庭场景。我永远记得，那天阴雨蒙蒙，我泪雨如帘，母亲亲手出来就先休息一下嘛，别哭嘛！有什么好哭的，妈妈再给你买就是了。”

写作业。我从小便是个急性子，小学阶段喜欢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，要是写不完回家就感觉有很多负担。那天的作业量实在有些多，再加上遇到了难解的数学题，我一下子就觉得有很多压力，于是焦急的心态开始干扰我的行事准则。我让当时的母亲失望了，所以一直有种自责的感觉。如果重来一次，我想品尝那香甜的面包。

多年以后，我在初升高的时候，因为在游泳池里练习唱歌，不幸肺泡破裂，患上了气胸。我复发两次，辗转了多家医院住院治疗，休学了。在家里的时，我依然需要通过吸氧来保养我的肺组织，于是母亲从电商平台给我网购了一台氧气机。每次我感觉胸闷的时候，她便会给我灌好储水罐里的水，连接上一根氧气机的管子，把储水罐拴在氧气机上，摁动开关，就可以给我的鼻孔塞上输氧管，让我躺在床上边休息边吸氧。休学的那两年时间里，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吸氧中度过的。吸着氧喝开水，吸着

氧阅读看书，吸着氧码字写小说，吸着氧吃月饼和青团，吸着氧躺在床上睡大觉……两年时间，不长不短，却为我的写作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记得有一天不知是深夜还是凌晨，我因为突然胸痛，走到母亲房间，敲了敲她的门。母亲被我吵醒了，却没有不耐烦，而是忧心忡忡地问我怎么了。我说，我感觉有点胸痛，她立马就爬起来去给我灌氧气机的水，三分钟后就给我戴上了输氧管。她的那些动作，只是重复了几十遍，却有做过千百遍一样的娴熟和稳重感。我闻着氧气清洁而又纯净的味道，感觉到了一种比品茶还要更加幸福的体验。于是我在氧气机“轰隆隆”的轰鸣声中，找到了自己的梦境定位，渐渐陷入了睡眠……

母亲的一言一行，都不高大、不尊贵，却总能撩拨我的心弦。我愿珍藏着关于“毛毛虫”与氧气机的记忆，漫步在大学校园里。漫漫人生路，我会采摘路上野果，回报母亲。